

澳華新文苑

第1198期 (A)

澳洲新藝術聯合會榮獲新州州長柯民思表彰

2025年2月14日下午，新南威爾士州州長柯民思（Chris Minns）在悉尼Kingsgrove社區援救中心舉行證書頒發會，以表彰為地方社區作出貢獻的社團與個人。作為華人社區文化藝術團體的澳洲新藝術聯合會（Australia Chinese New Arts Society）也受到了表彰。

柯民思在表彰證書中說：“作為新南威爾士州州長和Kogarah選區議員，在2024年6月6日星期四，我有幸參加了澳洲新藝術聯合會的最新出版著作《大地留印》第四冊（Too Blue to Be True）新書發佈會。這部書介紹了過去30年中澳大利亞移民記錄的一系列有趣和獨特的自傳故事。這部書是澳大利亞豐富的多元文化歷史的重要編年史，反映了在一個新的國家定居的移民的艱辛和快樂。特別是，這部書用中文和英語寫成，



顧錚女士、陳志光先生和唐培良先生在表彰大會上與新州州長柯民思先生合照。

突出了移民在兩個語言世界之間學習和前行的奮鬥歷程。我想感謝所有為這部令人驚歎的作品貢獻自己故事的作家。我迫不及待地想開始閱讀你的故事，我毫不懷疑所有讀者都會非常感興趣。我還要感謝澳洲新藝術聯合會在我們當地社區推廣多元文化，並生動和完善地保存澳大利亞的歷史所作出的貢獻。

澳洲新藝術聯合會會長顧錚女士、澳洲新藝術聯合會副會長陳志光先生和《大地留印》系列叢書主編唐培良先生出席表彰大會。此次受到州長表彰，這讓澳洲新藝術聯合會融入澳洲主流社會更上了一個台階。尤其是《大地留印》專案得到澳洲社會進一步的肯定，也就意味著我們已經走出華人社區，與其他民族社區一起，為澳洲多元文化作出更大的貢獻。

（唐培良供稿）

蛇年伊始，自然想到蛇——這個令人畏懼，又不見得可親可愛可近的動物。無論如何，它仍被包裝成秀麗的草木青蛇。儘管如此，蛇早已成為人類的救星之一。古希臘神醫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木杖（Rodof Asclepius）上纏繞著蛇，成為醫學與治療的象徵。

蛇蛻皮象徵重生與治癒；蛇毒在中國古代醫學中被視為以毒攻毒的良藥。蛇天性靈活、狡黠，生存能力極強，常被賦予智慧與誘惑的雙重象徵，既可致墮落，亦能引救贖。摩西奉神之命鑄造銅蛇，凡被火蛇咬傷者，只要望向銅蛇便可得救；而夏娃受蛇引誘，以及“農夫與蛇”的故事，則賦予蛇更複雜的道德象徵。算命者認為，屬蛇之人機敏果敢，擅長保護自己，在危機中往往迅捷應變。當然，蛇年生者不會愚昧到自認真是“蛇人”，正如龍年生者不會自詡為“真龍”。

蛇年的吉凶，在大國博弈中似乎化作一場“巴蛇吞象”的大戲。中國官方全力推廣人工智慧聊天助手“深度求索”（Deep Seek），實現彎道超車，超越ChatGPT，稱雄世界。一時間，台積電晶片掉價，股市震盪。全球驚訝於這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，如同目睹小蛇吞大象。中國樂觀者視其為國運轉折、東升西降的預兆，其他人則選擇靜觀其變，讓子彈飛一會。

相比之下，特朗普再登白宮，是“好兆頭”還是“惡命運”，同樣如蛇行草木般難以捉摸。他誓言顛覆現有秩序，關稅成了他“美國優先”木杖之蛇，既可療傷，亦能自噬。他翻手為雲，覆手為雨，唯利是圖，恐怕天下難有清淨之地，如近日對歐盟的威脅、對盟友加拿大、墨西哥也加關稅，傳出對結束俄烏戰爭不講是非正義的妥協和平方案。美國悲觀者，只能靜待其成。東西博弈，就此在蛇年拉開序幕。

世界如蛇般時藏時顯，走向未卜。國運民命似乎掌控在兩三位大國權握者手

蛇行之年

西澳平民

中，任其翻弄。2025蛇年伊始，輿論風暴掀起超美的“鬧劇”與華盛頓撞擊事件的不幸“悲劇”先後登場，後續大的戲恐怕更為精彩。世事起伏終有歸處，蛇始應有蛇終。

在這場關於全球命運的棋局中，面對變幻莫測的走勢，普通人又能如何？夕陽無限好，我們這些已入退休之齡的老者，除了坐穩板凳看戲，似乎別無他法。無論投向哪一方，都會倍感力不從心。人生閱歷，讓我們難以看清葫蘆蛇酒中究竟賣的是什麼藥；熟悉的故事，無法提供現成的歷史答案；固有的思想，難以接受是非混沌的現實；執拗的心胸，更承受不了蛇龍翻江倒海的激蕩。唯有觀棋看戲，保持理性的冷靜，且行且悟。

“觀棋不語”，也許是保持內心平靜、理性待事、維護情感的良方，尤其當我們無力發聲或聽勸無解甚至誤解難辯的時候。在人性善惡交織的世界裡，互聯網的言論自由，如同“矛與盾”相爭，難解難分。社交媒體算力強大，早已構築一座信息圍城，進去的人不願出來，未進的人亦拒絕踏入。各方在舒適的資訊繭房或安全的井底自我強化，彼此鼓舞，打足雞血，如蛙蛇製造聳人聽聞的聲浪。最終，社會走向，人性善惡，只能交由天意與民意裁判。

慶幸生活在民主社會，澳大利亞與美國每隔三四年一次大選，“民意”能在最大程度上平衡是非對錯，消解或制止社會矛盾的極端化，使人性得以回歸平常，讓社會以最少流血的成本代價向文明推進。而在專權獨裁社會之下，沒有民意只有“天意”，而唯有天意能撼動格局，血洗大地，然矯枉過正的流星劃過之後，黑暗仍可能籠罩大地。恰如黑格爾洞察無民主權民意的中國歷史如是說，中國本質上是沒有歷史的，只有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。

願世事有序，蛇行有終，更盼蛇起蛇落，莫負此年。

有一次聽到我的一位朋友認為，抽象攝影屬於“非理性”。我不同意，認為抽象藝術甚至比具象藝術更理性。

淺聊抽象攝影

陳志光

狀，如果形狀的重心在正中，就沒有橫向的動勢；如果重心外移，便產生了動勢。移動中的物體具有正向的動感，

形成有力的動感線。這是有形的動勢。

維基百科上對理性的解釋是：思考、判斷、推理等的能力，其反義詞是感性：感覺、知覺、表象等直觀形式。兩者相互排斥對立，非此即彼。

現在我覺得，抽象藝術世界包羅萬象兼有兩者，其中有些是理性的，有些是非理性的。比如自然界中的水波紋天然生成，與理性無關。而把一顆樹用一個圓圈、一棟建築用方塊來表示，經由思考、概括而成，屬於理性。

抽象攝影有哪些類型呢？籠統而言，抽象攝影的第一類是，攝取於自然和環境的一斑一角，這一類屬於客觀外界世界渾然天成的現成景物。

第二類，在實景的基礎上做處理，經後期的取舍改編，使其簡化、抽象化。第三類，利用影像素材來作為創作的材料，做疊加、重組、改編，使其產生幾何級數的無限變幻，使其成為創作者心中的理想畫面。

在第三類情形下，照片影像只是原始素材和一個契機，後期處理佔據過半的作用。其成果取決於創作者的審美取向、藝術風格趣味和畫面掌控能力。

我之所以早先把抽象與理性相聯繫，緣自我自己的實踐。我在多數情形下就是通過第二類和第三類的方法，在我的主觀意識主導下來創作出來抽象攝影作品。而我的這種“主觀意識”，其實也是由我的理性意識和我非常感性的藝術激情組合而成的。

還有必要說一下，攝影與繪畫作品的差別只是媒介不同，就追求畫面效果為最終目的而言，沒有什麼大的差別。尤其是當我們用第三類方法來創作抽象攝影作品的時候。

我平時對“畫面構成”極感興趣。畫面構成並不僅僅指構圖，其實是明暗、體塊、線條的走向、趨勢和它們所產生的韻律的總和。我認為，如果把眼睛看到的景和物如實的地搬到畫面上來，或者常規的擺一下，就是放棄了作者的主觀意識，削弱了自身作為藝術家的意義。也就是在自然物體和生命體前面，將自己置於從屬和被動的地位。畫者是否對畫面有精心的構築，恰恰是區別藝術作品和非藝術作品的界限，而不僅僅看你是否使用了顏料和畫筆。多數的繪畫和多數的照片都不能被稱作藝術作品，以上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。

一旦我們把注重點放在畫面的構成上，形的具象程度或抽象程度就變得没那么重要了，他們都是相同意義的畫面構成元素。以下是我在《風景攝影的藝術之美》一書的一些思考片斷：

畫面的“動勢”分有形和無形的兩種。物體的輪廓及明暗會形成一定的形

狀，如果形狀的重心在正中，就沒有橫向的動勢；如果重心外移，便產生了動勢。移動中的物體具有正向的動感，形成有力的動感線。這是有形的動勢。光線會“射”，風會“吹”。它們都具有正向的動感，能在畫面上留下可視的、甚至可觸摸的動能和推力。人的身體和面孔的朝向，代表著行進、關注的方向。而目光，也如同光線一樣能“投射”，在畫面上形成“走向”。這是無形的動勢。

對柯羅的《茂特芳丹的回憶》畫面分析片斷：

從樹和人的姿態上我們看到了一致的向上舞動的動勢。這種向左上方的整體動勢，幾乎可以和升騰中的氣流或者煙火相類比。

對達芬奇的《最後的晚餐》畫面分析片斷：

其他人物為動態，主角為靜態。就跟聚焦一樣，主體更顯清晰了。

我作畫和攝影的經歷，從無意識到有意識（這個意識包括思考層面和技巧層面），從早期的意識模糊，到後來的意識清晰。我在有意識地探尋新的繪畫語言，探尋屬於自己而不屬於任何人的東西，一種不曾出現過的東西。

我喜歡在同一時期用不同的風格交替作畫，出去拍照帶回來一些寫實的照片，也帶回來一些抽象的照片。這並不是因為在同一時期內的我自身有了多少變化，完全源於內心的不同的衝動和表達願望。不管是具象的、半具象抽象的、較抽象的，色彩鮮豔的或者色彩灰暗的，沒有實質之不同，只是外表之區別，是人身上換了一件衣服而已。

用不同風格作畫源於受支配於不同的思維方式。當畫者著手一幅敘事性很強的寫實繪畫創作的時候，其思緒會進入一個嚴謹、紮實、具體和邏輯嚴謹的狀態。將自己處於廣泛搜集素材、考證道具真偽到如何去繁就簡，掌控真實與誇張之均衡度的工作中。這時，畫者很像是一位長篇小說作者，一位重要建築物的設計師，或者是一位楷書的書寫者。而當畫者著手一幅表現性很強的抽象繪畫創作的時候，其思緒狀態必然是放鬆的、充滿遐想的、天地任由馳騁般的。這時，畫者就是一位詩人、一位歌者，一位狂草書寫者。我喜歡詩的語言中的流動感、跳躍性，它能把你帶到目不暇接的奇妙的意境之中。所以也喜歡畫較抽象的畫和做較抽象的攝影。

從某種程度上來講，寫實繪畫和攝影是一種“有”，抽象繪畫和攝影是一種“無”。一個人上班時，有任務、有使命、腳踏實地，下班後聽聽音樂，打打高爾夫球，什麼也不想。一緊一鬆，一張一弛。寫詩如此，作畫如此，人的生活也如此，不亦美妙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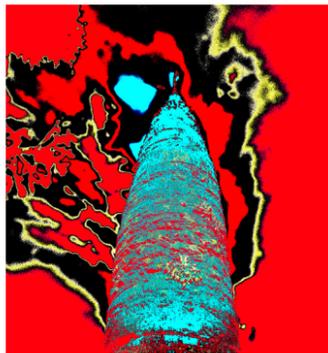
抽象攝影作品欣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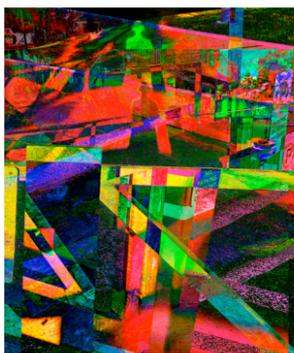
■李江作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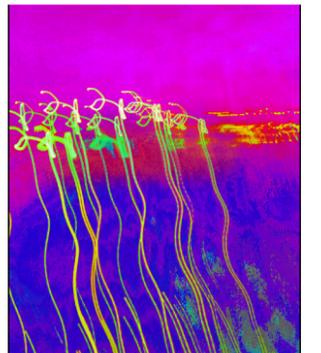
■王正路作品



■沙浩作品



■陳志光作品



■方祖為作品